

列女傳卷七

仇英實甫繪圖





列女傳卷七

皇甫謐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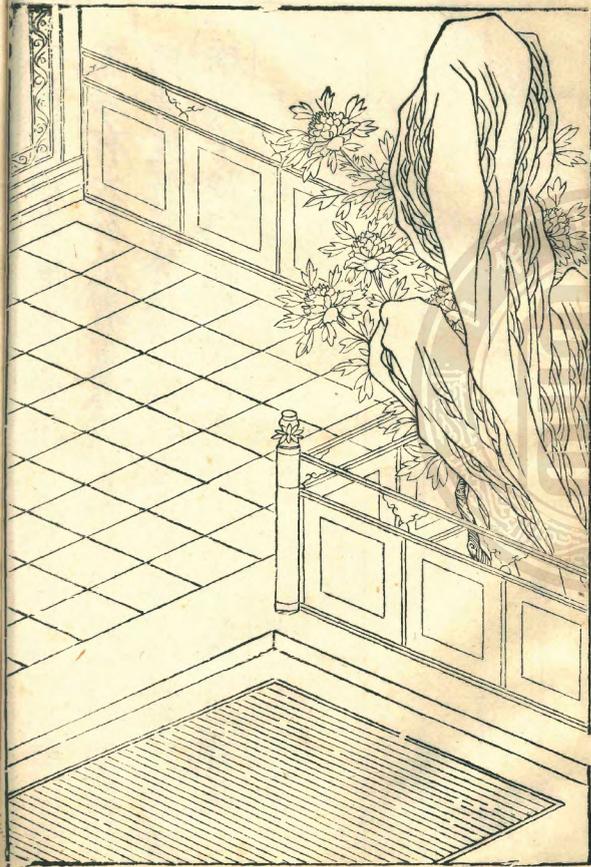
晉皇甫謐叔母任氏養之爲子年二十不學遊蕩無度嘗得瓜菓輒進母母曰吾聞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足爲孝汝今年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獻歔流涕謐遂感激折節強學博究典籍百家言號玄晏先生其註疏至今行於世君子謂任氏養而能教詩云教誨尔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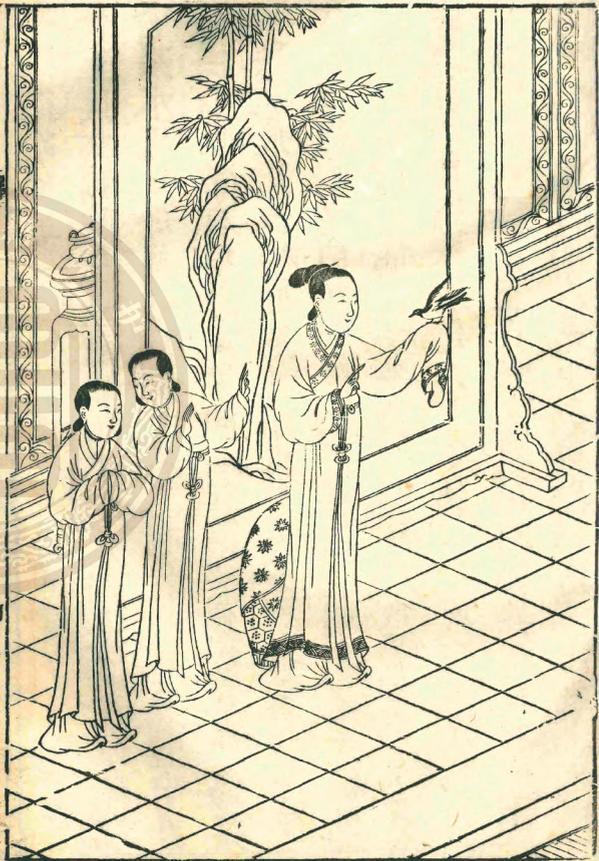
曰孝經以立身行道揚名後世爲孝之終故

不失其身者始能事其親而徒養親之口體則亦孝子之疏節已爾孝之實寧在是乎任氏以斯責望於

子可謂知孝道矣士安得一食必以食母不謂非孝而孝有大於是者重感母言折節向學累辭徵辟杜門著述有聞於後以斯致孝良慰母心豈與孝經所稱異乎哉得嗣如謚爲之母者雖含笑入地可焉



衛敬瑜妻



晉王氏女灞陵王整之妹也年十六歸襄陽衛敬瑜敬
瑜溺水死父母舅姑欲嫁之誓而弗許截耳置盤中舅
姑俱乃止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雄燕爲鷲鳥所傷其
雌燕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王氏之臂如告別然王
氏以紅縷繫足曰新春覆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
以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
雙飛自是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王氏病卒燕來周
章哀鳴家人語曰王氏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
死焉每風清月明人見王氏與燕同遊灞水之上雍州

刺史晉昌侯藻嘉其美節乃顯其門曰旌義衛婦之四
君子謂王氏奇節能感化飛禽大學云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此之謂也

汪 曰睢鳩有夫婦之義一偶不改未覩乘居而
匹處者也物得一偏而人得其全故靈於物王氏守
節不二一念貞誠至感玄鳥與已同操與睢鳩同稱
事顧不奇矣哉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相依相憐及爾
同死益顯王氏之貞而斯燕也抑可云鳥中之節義
者矣人獨無所感而守節義其心不如禽也





梁綠珠

晉石崇有美妾梁氏名綠珠孫秀求之弗得乃勸趙王倫誅崇崇見收謂綠珠曰我爲汝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遂自投於樓下死之君子謂綠珠能以妾婦守死執節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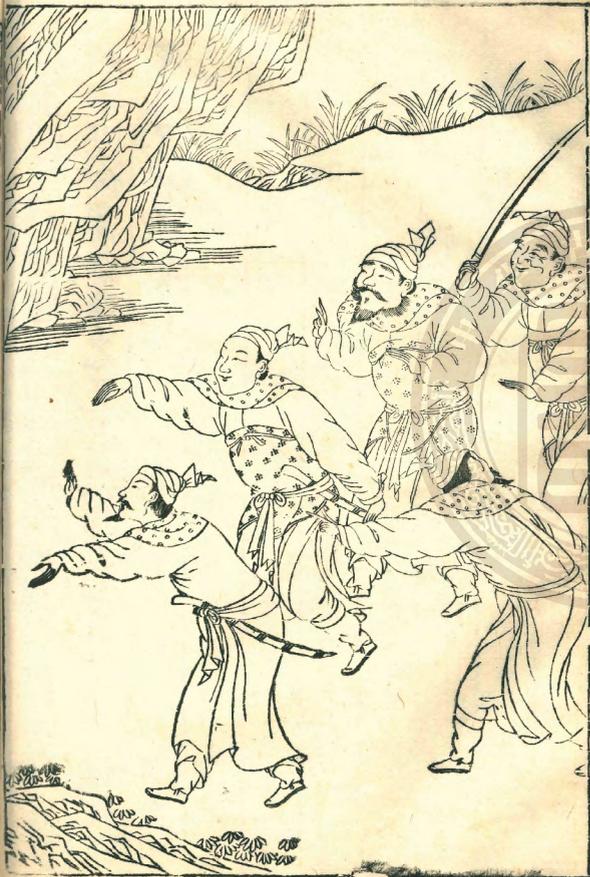
汪 曰石崇見殺利爲之崇也色爲之招也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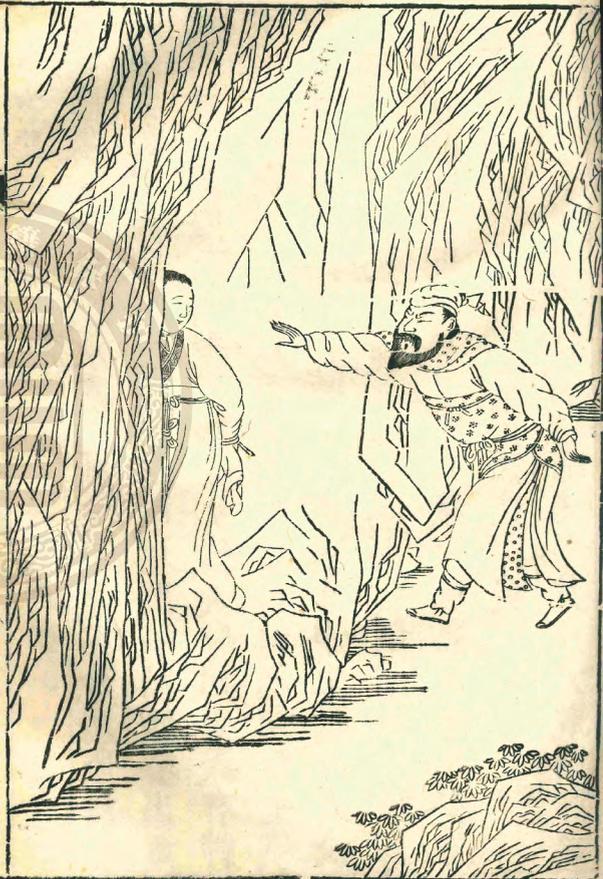
制字者信有深意於利則置刀於其旁於色則置刀於其首欲人見字於利與色而知所戒也石崇曾不戒此耳以刀布爲斲身之斤以蛾眉爲伐身之斧遂使金谷名園廢爲丘莽錦絲步障旋產荆榛雖欲復

與王愷誇珍闢寶執如意碎珊瑚庸可得乎自古紅
顏幸嗟命薄綠珠之死吾無惜矣既爲崇妾復欲延
年必不得之數也

列女傳卷七

七





宜陽彭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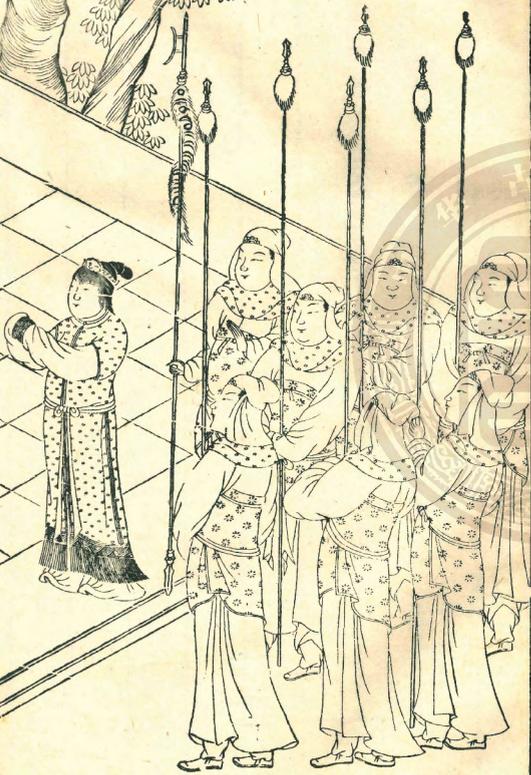
晉宜陽縣女子彭娥永嘉之亂父母昆弟皆爲賊所害
娥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鬪賊縛娥驅出溪
邊將汗之溪際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皇天有神
吾豈受辱於賊耶遂以首觸山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
卽趨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磔死遂不知所在所遺汲
器化爲石形似鷄人因號曰石鷄山女娥潭後有樵者
嘗見娥在山洞間云君子謂彭娥以節動天幸免於辱
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彭娥之謂矣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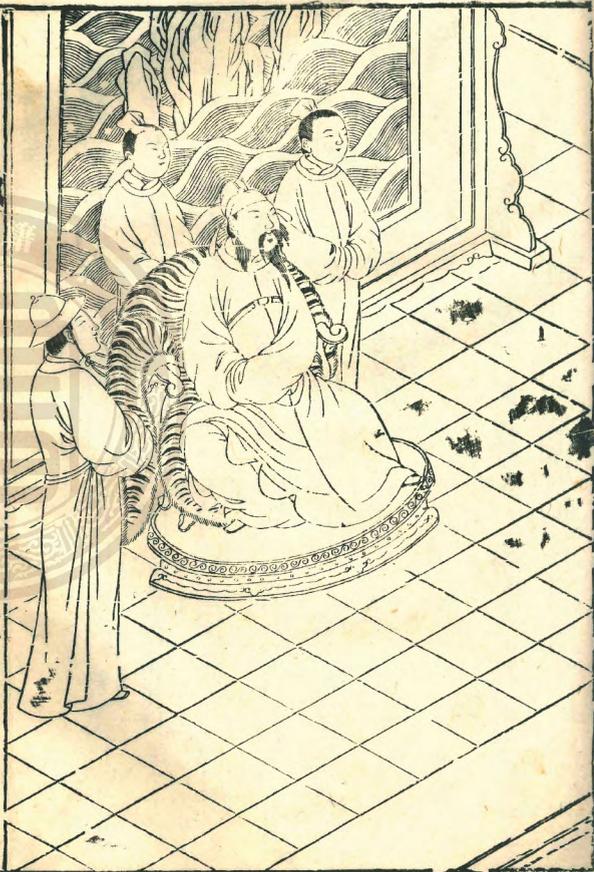
曰永嘉之亂當懷帝末年其所云賊則呼延

晏石勒等暴虜也西都之陷天子蒙塵億萬生靈竝
遭湯火可謂慘矣彭娥義不受辱身匪宓妃洛神也
呼天觸石有碎首耳詎能令山石忽開娥旣入而又
復合若神僊變化者之爲或者是間原有巖穴娥身
小可入而賊弗克入若見其開合也又不然則娥知
觸石未易得死而自沉於溪畔之潭遂不知所在斯
爲女娥潭之所自名乎汲器果化必仍其形而何以
類乎雞人亦何所據証而知此石爲汲器之化也樵
夫所見亦其陰靈不泯而然若謂其尚生存豈其脩
眞鍊性不復爲人間之勞乎是傳類搜神志恠之譚
愚惡從而核其實也

列女傳卷七



卜



荀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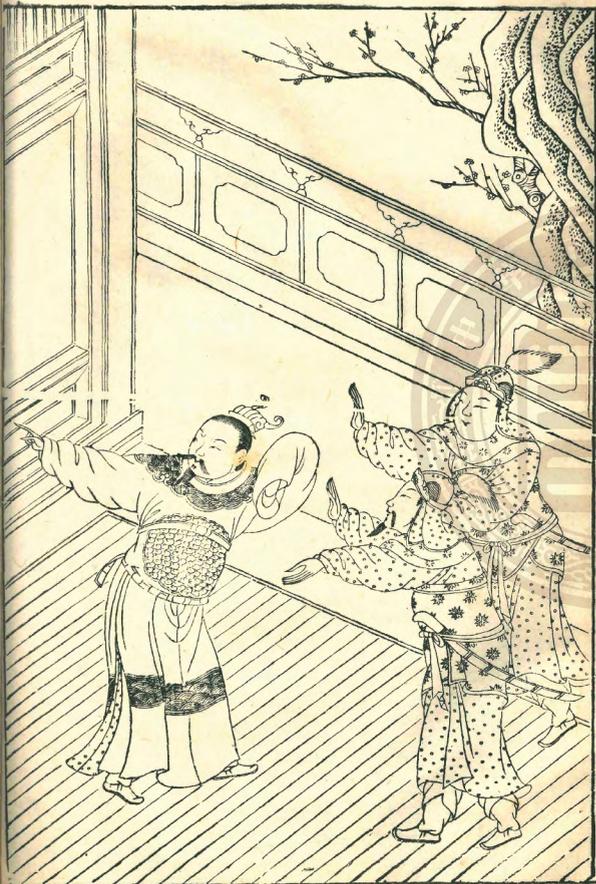
晉荀崧都督荊州屯宛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援
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覽計無所出崧女名灌時年十三
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將士
且戰且行入魯陽山獲免遂向覽乞師及代爲崧書與
中郎將周訪結爲兄弟訪卽遣子率三千人會覽救崧
賊聞兵至散走君子謂荀灌爲有勇易云坤至柔而動
也剛灌之謂矣

汪

曰荀灌知有父故不知有賊或其平日勇足

堪此夫是以請行而崧弗禁也不則以青年幼女輒

敢乘夜潰圍其不以甘餌投餓虎之喙者幾希此唯
灌則能非可爲常法至權託父書結歡周訪智且才
兼之又匪徒勇矣兩軍合援宛圍遂解寧獨天幸灌
有力焉世之男子異懷畏縮若婦人然蕙矣





王氏女

晉王廣仕漢劉聰爲西楊州刺史州蠻梅芳陷楊州廣被殺女年十五芳納之女於暗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何云反也汝大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爾所恨不得梟汝首于通衢以塞大恥于是自殺君子謂王氏女志復父讐而弗克遂則命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此之謂乎

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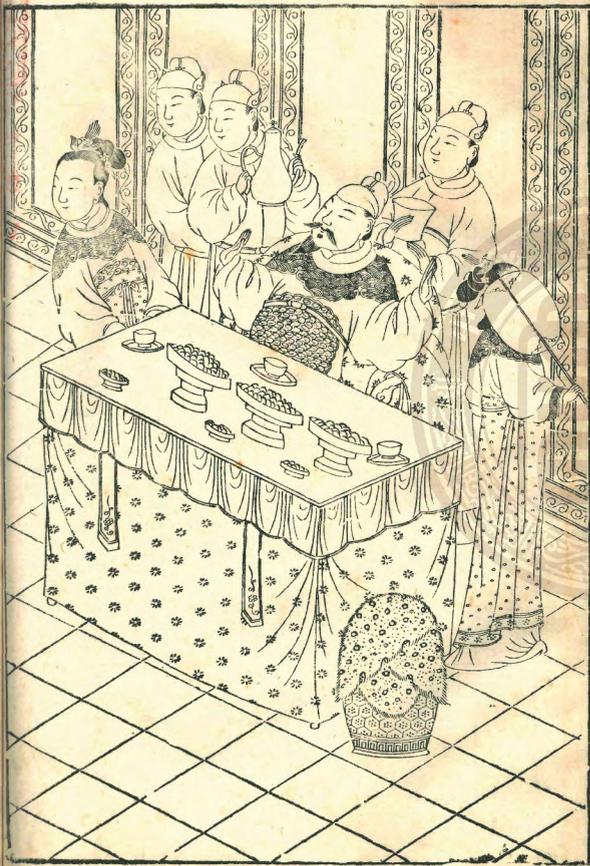
曰王廣失身又復失城詎得稱爲死忠其女

失節又復失謀亦豈名爲死孝獨其一念爲父報讐

之志有可矜耳梅芳蠻賊無義無禮自應不久而身
虀粉愚何屑於芥鉞之乎若或爲晉復城則可嘉也
天假強胡俾中原墜於炭火劉甫燼而石復燃也悲
哉

列女傳卷七

十四





明恭王后

明恭王后者六朝宋明帝之后也明帝于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皇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柔弱今剛正如此君子謂明恭后能以正自持弗徇君欲詩曰畜君何尤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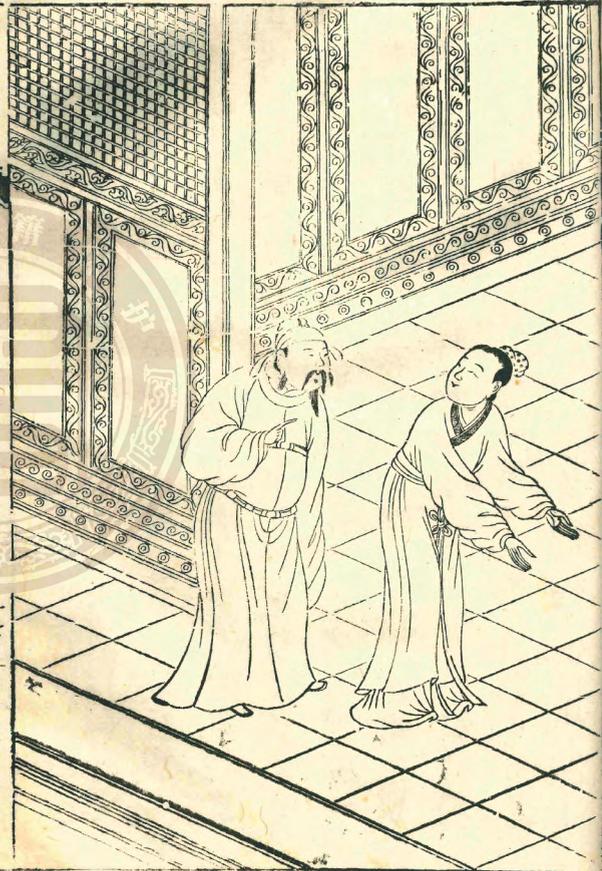
汪

曰昔商紂爲長夜之飲嘗令婦人裸相逐彼

尚席世澤之隆際一統之盛也業弗能終其世若宋田舍翁能欺人孤弱耳敢望商六七君萬分一乎敢

踰江而復中原尺寸地乎明帝乃亦樂紂之樂所幸者淫虜蕩胡莫能相尚故得响沫而解於衣寶之焚假令時有武王卽欲求爲外舍寒乞似弗可幾矣然亦娼已樂此而首懸太白之旗明恭弗視故尚延寒乞之喘也夫集姑姊妹而以裸爲樂淫亂潰倫於斯爲極稍存羞惡之心者類弗欲觀區區障面何剛正之足云





斛律氏妃

斛律妃者北齊樂陵百年之妃也齊主湛以白暈圍日
再重欲以其兄之子樂陵百年厭之百年被召知不免
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
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水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
餘卒玦犹在手拳不可開其父手自勞之乃開君子謂
妃篤於夫婦之倫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汪

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且不欲移於相
不欲移於民與歲楚昭王時赤雲夾日昭王亦不欲
移於令尹不欲移於司馬卒爲顯諸侯白暈圍日齊

亡徵也湛欲以其兒子厭之可謂不仁者矣天縱仁
愛益將疾其不仁而速之滅也百年既知不免曷若
早自裁妃欲殉夫曷若勸之自裁而與同死何必赴
召以受斯慘乎留玦示永訣也持玦示決死也夫死
無辜婦死則有名矣湛之罪惡可勝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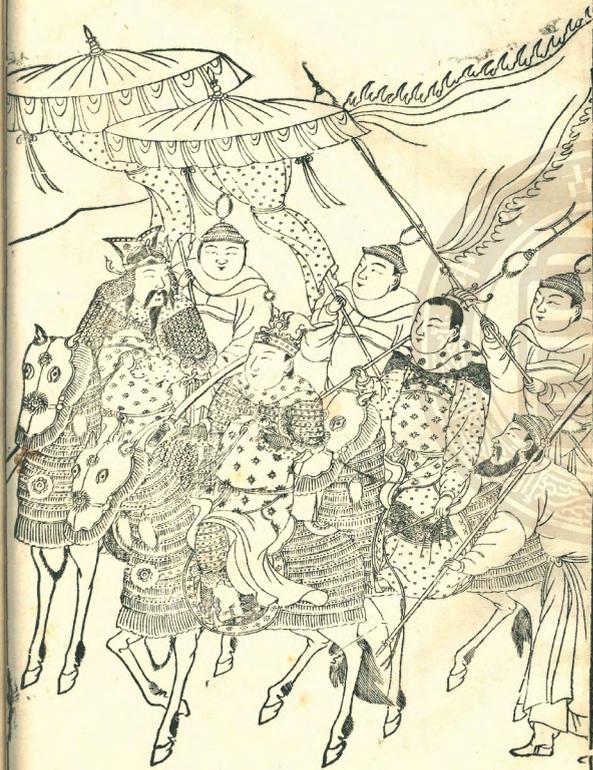


大義公主

大義公主者六朝時周趙王女千金公主也周主贇以之妻突厥和親後趙王昭惡楊堅專政邀堅酣飲將刺殺之不克反爲堅所誣陷及楊堅篡周公主傷宗祀覆滅言于西面突厥統兵伐隋因突厥勢弱講和隋遂封爲大義公主然公主之心未嘗忘宗國也隋滅陳以陳主叔寶屏風賜公主公主傷感題詩屏上其詩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自寫丹青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零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

我非獨申名惟有明妃曲偏傷遠嫁情隋主聞而惡之
禮賜益薄公主復連結西面突厥適突厥利可汗求婚
隋主使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主乃許突厥利鳩殺之
君子謂公主繫心宗國死而後已詩云載馳載驅亦公
主之謂也

汪 曰大義公主蓋許穆夫人之流亞歟空懷宗
國之憂而以一女身託於蕞爾亦胡能爲趙王志期
翦惡反見翦於惡竟令以虜易虜吾何愛於周亡叔
寶樂宮中之麗華而不防門外之擒虎屏風藻艷留
與後來鑑也楊堅篡逆天亦假手於其子彼非不統
一區寰乃若蘧廬然僅獲一宿之安衾枕未寒已爲
神堯鼾睡之卧榻矣裴矩患得患失有鄙夫之心故
隋強則惟楊氏之驅使唐興復受李氏之韉繩噫楊
堅亟欲殺大義而昏突厥曾何幾而貴官所幸之夫
人已受同心結之聘而昏於令子可嗤哉



列女傳卷七



洗夫人

洗夫人者六朝時太守馮寶之妻也初北燕昭成帝伐
高麗使其族涼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
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洗
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寶父
融聘以爲寶婦梁湘東王時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遣主
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
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宜遣使卑辭厚禮
謂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
輸貳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

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梁蔣周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及陳霸先革命馮寶卒時海隅擾亂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時子僕生九年洗氏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爲陽春守宣帝時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召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氏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擒紇斬于建康僕以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大夫人賜以繡幃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及陳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太夫人洗氏爲主隋文帝詔遣柱國常洗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據

南康拒命洗等不得進隋晉王廣令陳后主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嶺南皆定表其孫馮魂爲儀同三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夫人開皇十一年番禺夷王仲宣反引兵圍廣州詔裴矩討撫嶺南矩遣別將至南海洗夫人遣其孫馮暄救廣州逗遛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獄更遣孫馮盎合擊仲宣仲宣衆潰洗氏親披甲乘介馬從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皆來謁見嶺表遂定上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得以便宜行事赦暄逗遛之罪番州總管貪雪狸獠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

竟致于法夫人招慰亡叛親載詔書稱使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上嘉之賜臨振縣爲湯沐邑仁壽元年潮成等五州獠反盜馳詣京師請討之帝勅楊素與盜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卽遣盜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盜漢陽太守盜之勇于爲義盖得諸太夫人洗氏之遺教也

汪 曰馮氏來奔世守嶺表能爲江左不侵不叛之臣至五朝相革若浮漚彼固無如之何也洗氏以婦人行丈夫事屢平叛逆屢膺冊命匪倖而宜乃其訓厥子孫不事姑息而一軌於忠義大有可嘉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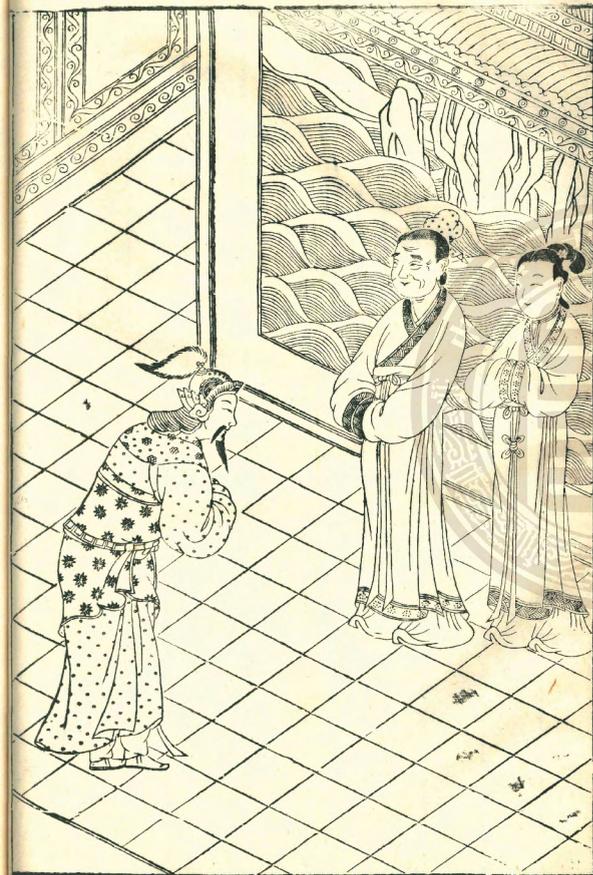


魏劉氏妻

劉氏六朝魏梓潼太守苟金龍之妻也苟金龍領關城
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勵城民乘城
拒戰百餘日城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與將士分衣減
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梁兵退魏封其子爲平昌
縣公君子謂劉氏代夫全城有功於國詩曰赴赴武夫
公侯干城此以婦人而能之亦大奇矣

列女傳卷七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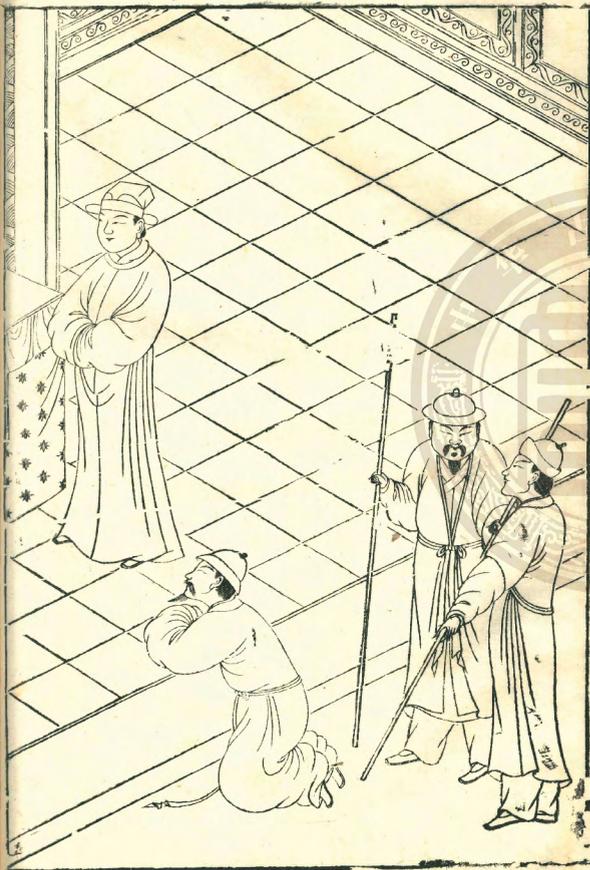
鍾仕雄母

隋鍾仕雄母蔣氏初仕雄爲陳伏波將軍陳以仕雄本
嶺南酋長慮其反覆質蔣氏于都下隋平江南欲以恩
義致之乃送蔣氏歸臨賀旣而同郡虞子茂作亂舉兵
攻城遣人召仕雄將應之蔣氏謂仕雄曰我前在揚都
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爲
逆哉汝若肯德忘義我當自殺仕雄遂止朝廷聞而嘉
之封蔣氏爲安樂君君子謂蔣氏能報君恩以成子名
論語云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此之謂也

汪 曰仕雄果有反覆之心乍服乍叛蓋其常態

觀其欲應虞子茂者可見矣陳質其母未爲無見顧
恩義不施而徒恃質彼知有孝必知有忠如其無君
又何顧母質無益也惟陳質之故隋得以歸之恩施
而愈易見德耳蔣氏爲恩義所結宜不忍於負義忘
恩卒膺褒寵而享有令名亦厚幸矣

列女傳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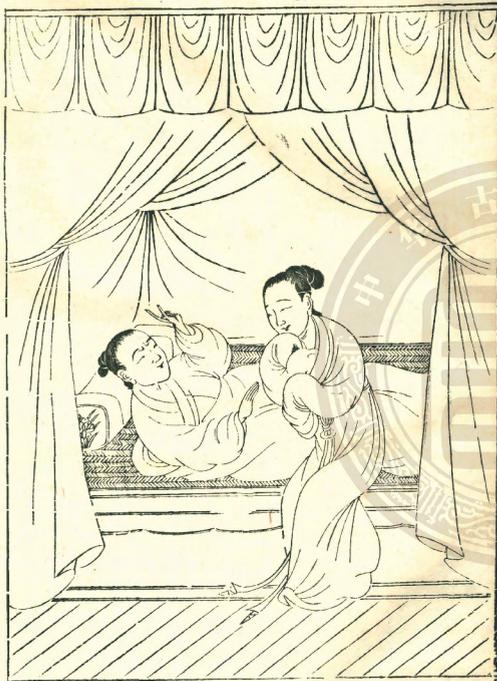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崔氏沂清河人也年十三適縈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聰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禮歸則大

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慊或妄瞋怒母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洒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旣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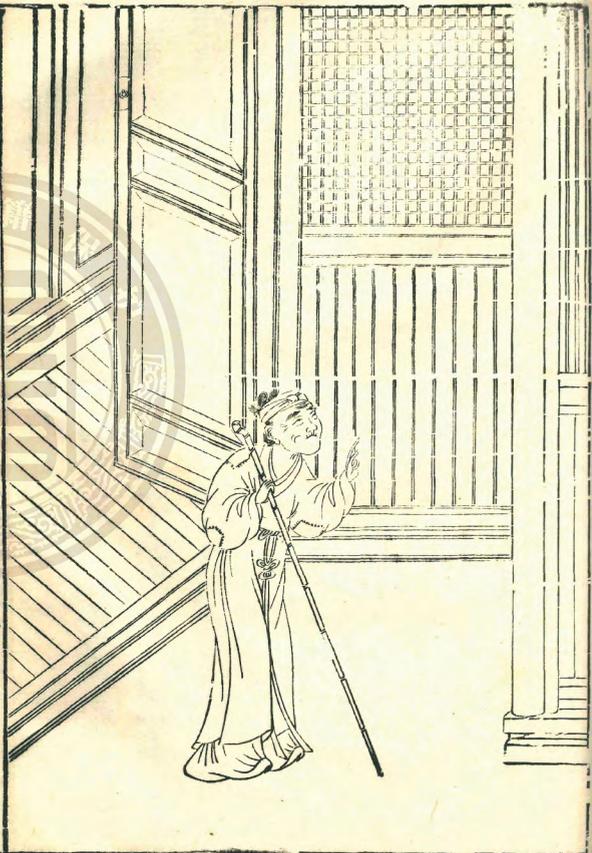
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母嘆曰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而有此言故猶未也則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是天子所爲報爾先人者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士妻無敢墮業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

列女傳卷七



魏溥妻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
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
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
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
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
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
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
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
早寡寔慮父母未量至情覲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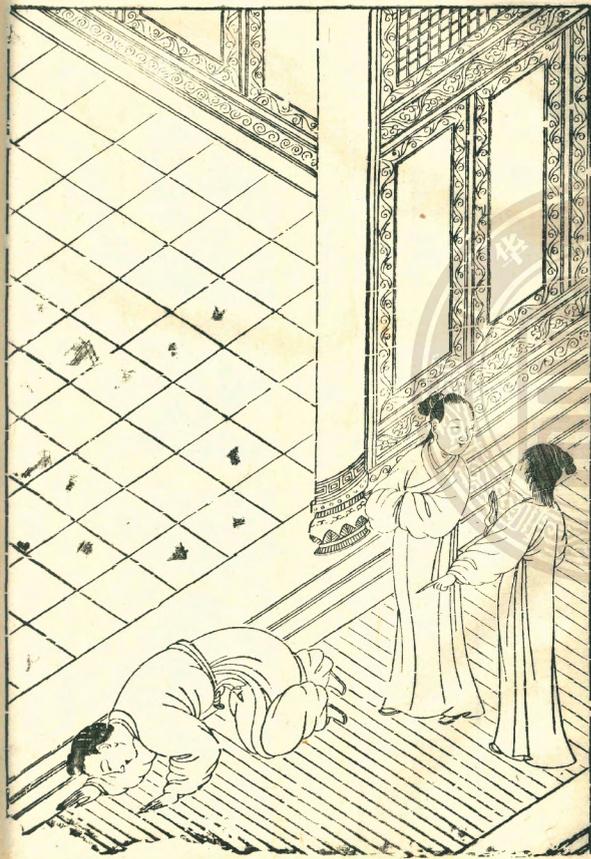
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
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時
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給云
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
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
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善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
不飧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
終緝子悅後爲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
夫高閭爲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
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君

子謂房氏節而義詩云死生契濶與子成說此之謂也

汪

曰曲陽魏氏稱巨室矣自季景閔其派而伯

啓揚其波彥深達其流巍然拓跋宇文之間乃復有
房氏婦而厥宗益顯房氏守志不移截耳投棺撫孤
成立其言辭其行事類多合禮芳香所襲直熏腥穢
之庭曾不識一表旌而助之風也豈其君惟逐臭而
二氏之臣久而不聞遂與之俱化耶舛矣



列女傳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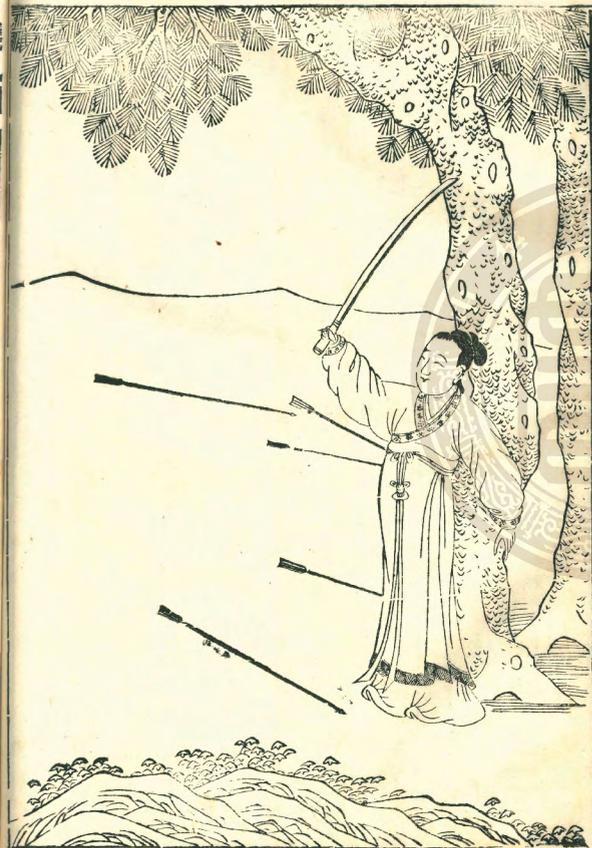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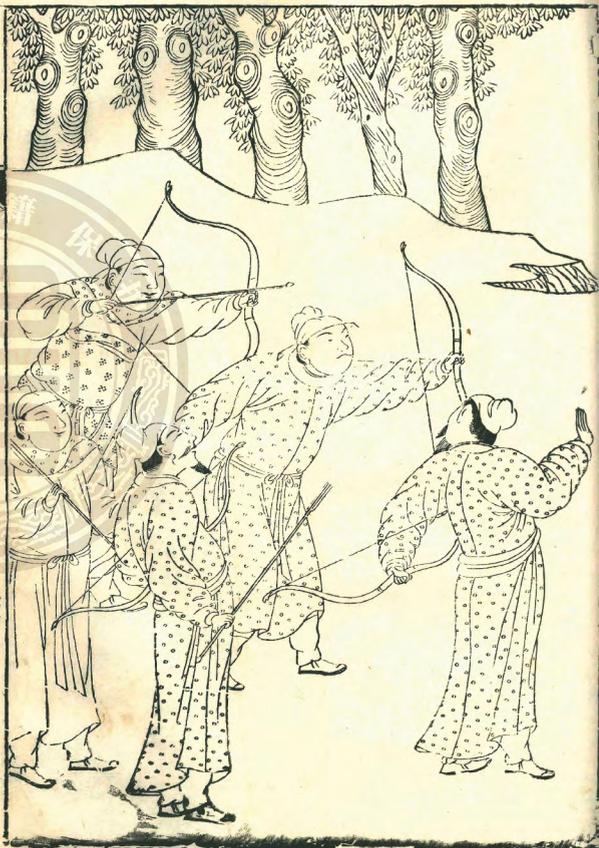
房愛親妻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脩明竝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呼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媿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

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
如此後竟以壽終

汪 曰古稱革面不若格心而鷹鷂之志不若鸞
鳳之德也崔氏涉書史習禮教親課厥子力學有聞
貝丘之化賢於仇香匪母慈子孝能若斯乎景伯景
光克遵慈訓可謂能子矣乃愛親之名亦因其妻子
而不遽朽也幸矣哉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卽死終不爲賊婦羣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簧上將陵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鉛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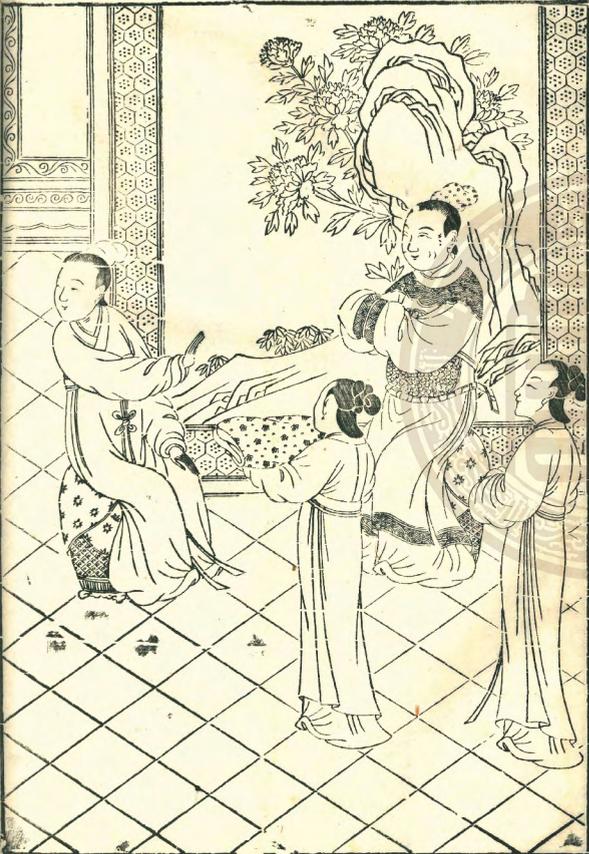
汪

曰楊廣弑父卒受弑於宇文化及昭哉天理

詎有絲忽爽乎楊堅有斯逆子固不應久爲民主亦
不願其久爲民主矣當時洵洵思亂盜賊蜂起義夫
節婦類弗保其室家至有死節如崔氏者觀其爲玩
其辭有壯夫之志夫苟不辱其身卽死於鏑詎惜以
身爲節義嗚矢也彼賊人者宜不久而支解死有先
後耳寧活幾何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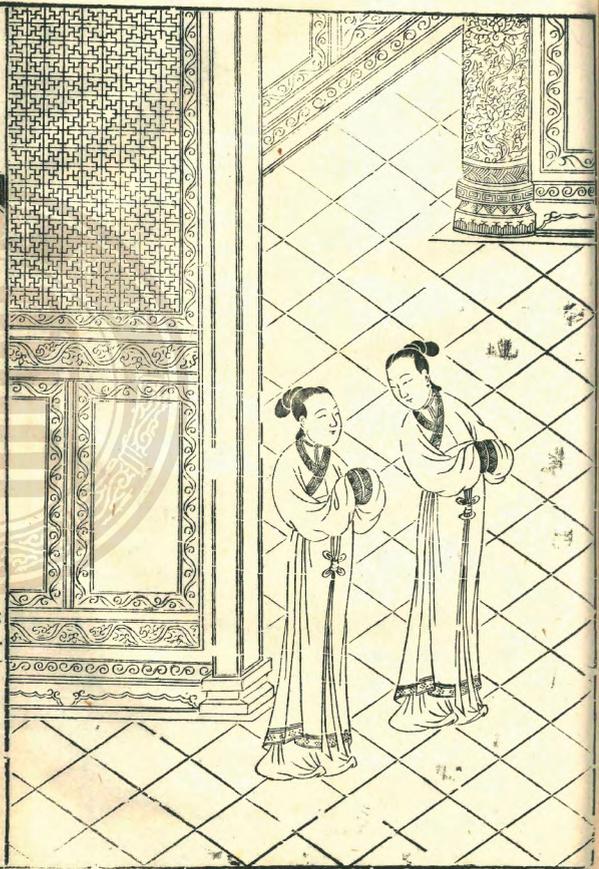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七

三十八



姚氏癡姨

六朝魏內侍苻承祖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
姨楊氏爲姚氏婦獨不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
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
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
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着弊衣自執勤
苦承祖遣車迎之不宥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
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
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魏主見一姨貧敝特赦之
君子謂姚氏婦有先見而不受非義之物詩曰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汪 曰禮稱食浮於人寧人浮於食誠爲食浮於人
不有人害必有天刑是以君子非其力不食而嚴
飭於素餐也承祖能薄而寵深無功而家昌殃害可
立而待是陶荅子妻已試之良方也癡姨獨見及此
彼視其衣服卽桎梏也視其迎車卽檻車也視其奴
婢卽捕詰拘錮我者也燭夫禍幾之萌而自脫於罟
獲陷阱故人以爲癡我以爲智





覃氏婦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文帝聞賜米百石表其門閭君子謂覃氏孝而有能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此之謂也

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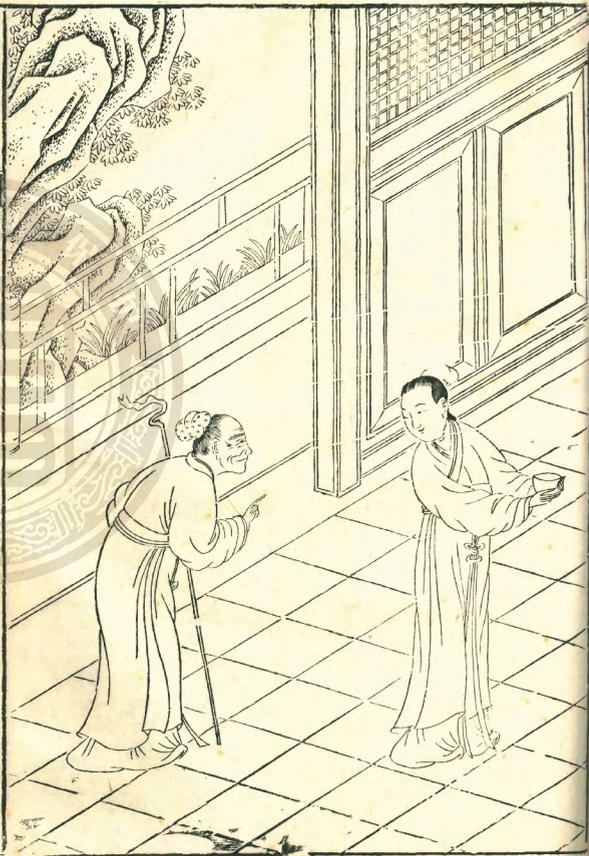
曰覃氏不以存亡易心與漢陳孝婦相類其

事夫未久而無子同也其紡績織紝爲業同也其持節而孝於姑同也至以十年而葬八喪覃氏所遇又艱於陳漢之文帝較隋之文帝相去不啻什伯而均

能齎贈褒揚表其孝以風乎世兩孝婦異世而符此
其所以爲孝兩文帝不約而契此其所以爲文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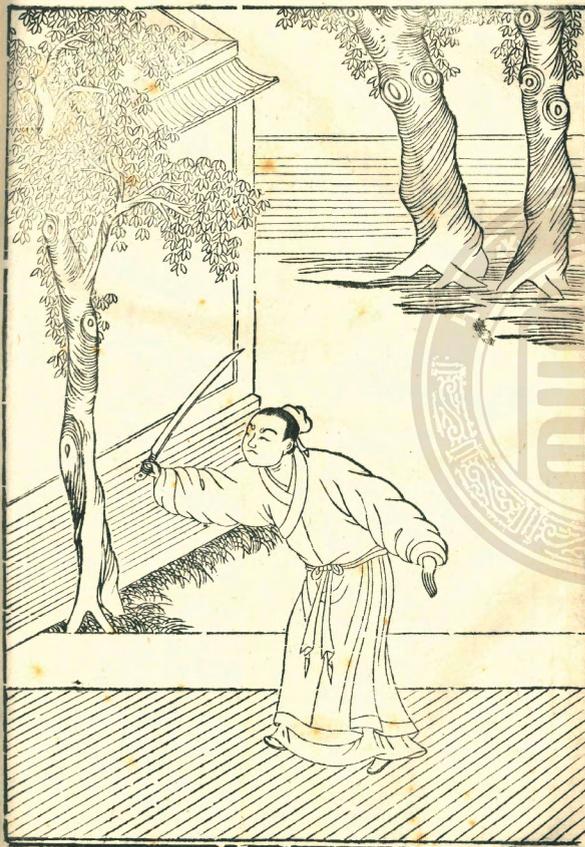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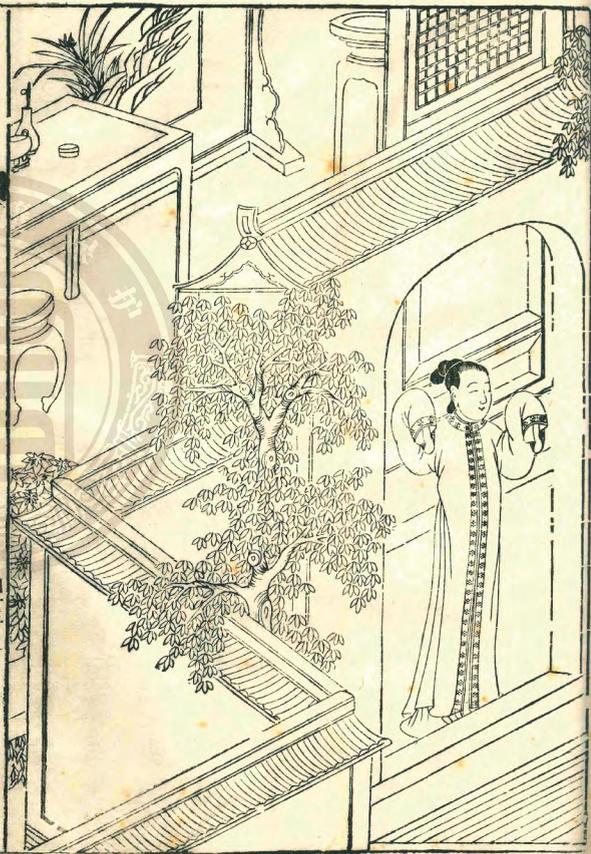
李貞孝女

李貞孝女者後魏時趙郡李叔循之女也歸范陽戶元禮性至孝父卒號頓幾絕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瘦非人不起後其母崔氏凶訃至舉聲慟絕一宿乃蘓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患之親送奔喪至則扳櫬號踊遂爾頓絕後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易其里爲孝德里樹李戶二門以淳風俗君子謂李氏篤於愛親享有令聞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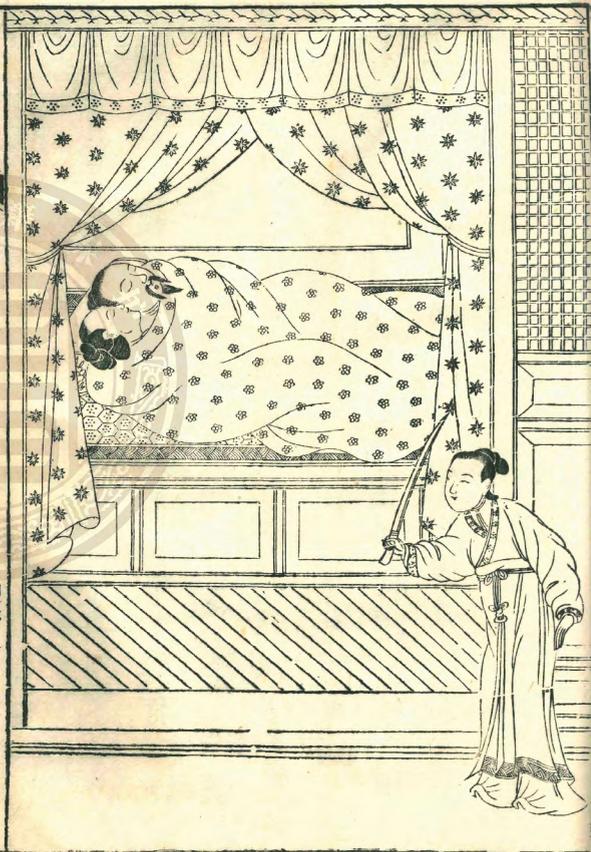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七





倪貞女

涇州貞女倪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聘幣旣畢未及成禮倪氏素行貞淑居貧常自炊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止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



王孝女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竝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請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汪 曰王子春被殺當北齊亡國之際至隋文帝時而讐始克復一則見當時朝君暮仇倏更忽代民遭亂離以從子殺伯叔父而州郡不能正其罪亦無暇正其罪一則見不共天之讐雖女子而猶不可忘報一則見天道神明人不可妄殺雖孤女而尚能報也王舜孝於親友于妹手刃讐人慰父地下詣縣請刑姊妹爭死其行事且與禮義符也隋文弗罪而嘉之宜矣

